七十二家集

魏文帝集卷之四

魏文帝曹丕子桓著

詔

下潁川詔

潁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遠近顧望而此郡守義丁壯荷戈老弱負糧昔漢祖以秦中為國本光武恃河內為王基今朕復於此登壇受禪天以此郡翼成大魏

增封中牟侯彰詔

先王之道庸勳親親並建母弟開國承家故能藩屏大宗禦侮厭難彰前受命北伐清定朔土厥功茂焉增邑五千并前萬戶

答臨淄侯植詔

植表欲祭先王於北河之上博士鹿優韓蓋等以爲禮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不得祖諸侯謂不得立廟而祭也禮又曰庶子不得祭宗廟遂詔答之

得月二十八日表知侯推情欲祭先王於河上覽省上下悲傷感切將欲遣禮以紓侯敬恭之意會博士鹿優等奏禮如此故寫以示開國承家顧迫禮制惟侯存心與吾同之

答北海王衮詔

黄初三年黄龍見鄴西漳水衮上書贊頌詔賜黄金十斤詔答

昔唐叔歸禾東平獻頌斯皆骨肉贊美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耽味道真文雅煥炳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終令聞

待楊彪客禮詔

夫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黄耇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以淑德高年受茲嘉賜公故漢宰臣乃祖已來世著名節年過七十行不踰矩可謂老成人矣所宜寵異以章舊德其賜公延年杖及馮几謁請之日便使杖入又可使著鹿皮冠

賜華歆詔

司徒國之儁老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今大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賜御衣及爲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

諭孫權詔

權前對浩周自陳不敢自遠樂委質長爲外臣又前後辭旨頭尾擊地此鼠子自知不能保爾許地也又今與周書請以十二月遣子復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子俱來彼二人皆權股肱心腹也又欲爲子於京師求婦此權無異心之明效也

孫權與浩周書附

昔君之來欲令遣子入侍于時傾心歎以承

命從以登年幼欲假年歲之間耳而赤情未
蒙昭信遂見討責常用慙怖自頃國恩復加
開導忘其前愆取其後效喜得因此尋竟本
誓前已有表具說遣子之意想君假還已知
之也

又

令子當入侍而未有妃耦昔君念之以爲可
上連綴宗室若夏侯氏雖中間自棄常奉職
在心當垂宿念爲之先後使獲攀龍附驥永

自固定其爲分惠豈有量哉如是欲遺孫長
緒與小兒俱入奉行禮聘成之在君

又

小兒年弱加教訓不足念當與劉爲之緬然
父子恩情豈有已邪又欲遺張子布追輔護
之孤性無餘凡所欲爲今盡宣露惟恐赤心
不先暢達是以具爲君說之宜明所以

以陳群爲鎮軍司馬懿爲撫軍詔

昔軒轅建四面之號周武稱予有亂臣十人斯蓋先聖所以體國君民亮成天工多賢爲貴也今內有公卿以鎮京師外設牧伯以監四方至於元戎出征則軍中宜有柱石之賢帥轄重所在又宜有鎮守之重臣然後車駕可以周行天下無內外之慮吾今當征賊欲守之積年其以尚書令潁鄉侯陳群爲鎮軍大將軍尚書僕射西鄉侯司馬懿爲撫軍大將軍若吾臨江授諸

將方略則撫軍當留許昌督後諸軍錄後臺文書事鎮軍隨車駕當董督衆軍錄行尚書事皆假節鼓吹給中軍兵騎六百人吾欲去江數里築宮室往來其中見賊可擊之形便出奇兵擊之若或未可則當舒六軍以遊獵饗賜軍士

詔王朗等三公

孫權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是時車駕徙許昌大興屯田欲舉軍東征謝上疏諫帝以虎軍遂行臨江而還詔王朗等三公

三世為將道家所忌窮兵黷武古有成戒況連年水旱士民損耗而功作倍於前勞役兼於昔進不滅賊退不和民夫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然迷而知反失道不遠過而能改謂之不過今將休息棲備高山沈權九淵割除擯棄投之畫外車駕當以今月中旬到譙淮漢衆軍亦各還反

不𢃇西歸矣

與王朗詔

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祿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於彪帝乃為彪置吏卒位次三公詔朗乃起

朕求賢於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得賢更開失賢之路增玉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於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

報王朗詔

朗爲司空帝頗出游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帝報之

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

答蔣濟詔

文帝卽王位轉濟爲相國長史及踐阼出爲東中郎將濟請留詔曰

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寧要須良臣以鎭邊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爲後也

與夏侯尚詔

文帝詔尚尚以示散騎常侍蔣濟濟言於帝曰作威作福書之明誡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於是追收前詔

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

報何夔詔

蓋禮賢親舊帝王之常務也以親則君有輔弼之勳焉以賢則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之矣君其即安以順朕意

與于禁詔

昔漢高脫衣以衣韓信光武解綬以帶李忠誠皆人主當時貴敬功勞今以遠遊冠與將軍

干禁役官部

昔荀林父敗績於邲孟明喪師於殽秦晉不替使復其位其後晉獲狄土秦霸西戎區區小國猶尚若斯而況萬乘乎樊城之敗水災暴至非戰之咎其復禁等官

追贈夏侯尚詔

尚自少侍從盡誠竭節雖云異姓其猶骨肉是以入爲腹心出當爪牙智畧深敏謀謨過人不幸早殞命也奈何贈征南大將軍昌陵侯印綬

封癸靈卿侯詔

將軍佐命先帝典兵歷年威過方邵功踰絳灌圖籍所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帝有海內元功之將社稷之臣皆朕所與同福共慶傳之無窮者也今封卿侯富貴不歸故鄉如夜行衣繡若平常所志願勿難言

與張郃詔

郃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
卑湛明經行脩詔以湛為博士

昔祭遵為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
歌投壺今將軍外勒戎旅內存國朝朕嘉將軍
之意今擢湛為博士

答孟達詔

王雄爲西部從事與達同僚及爲涿郡太守達表薦之詔報達雄後歷幽州刺史

昔蕭何薦韓信鄧禹進吳漢惟賢知賢也雄有膽智技能文武之姿吾宿知之今便以參散騎之選方使少在吾門下知指歸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歷散騎然後出據州郡是吾本意也

手報司馬芝詔

是為河南尹曹洪乳母與臨汾公主侍者共祀無澗神繫獄卞太后遣黃門傳令芝不通輒勑洛陽獄考竟芝上疏謝罪帝報之

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詔書以權行事是也此乃卿奉詔之意何謝之有後黃門復往慎勿通也

封張遼李典子爲關內侯詔

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
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
其分遼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

以李通子基為中郎將詔

昔袁紹之難自許蔡以南人懷異心通秉義不顧使攜貳率服朕甚嘉之不幸早薨子基雖已襲爵未足酬其庸勲基兄緒前屯樊城又有功世篤其勞其以基為奉義中郎將緒平虜中郎將以寵異焉

賜張既子翁歸爵關內侯詔

昔荀桓子立勳翟土晉侯賞以千室之邑馮異輸力漢朝光武封其二子故涼州刺史張既能容民畜衆使群羌歸土可謂國之良臣不幸薨隕朕甚愍之其賜小子翁歸爵關內侯

賜溫恢子生爵關內侯詔

恢有柱石之質服事先帝功勳明著及爲朕執事忠於王室故授之以萬里之任任之以一方之事如何不遂吾甚愍之賜恢子生爵關內侯

以張登爲大官令誥

登忠義彰著在職功勤名徹雖理直亮宜顯養膳近任當得此吏今以登爲大官令

魏文帝集卷之五

魏文帝曹丕子桓著

令

向化手令

蜀將孟達率衆降武都氐王
率種人內附王自手筆作令

吾前遣使宣國威靈而達即來吾惟春秋褒儀
父即封拜達使還領新城太守近復有扶老携
幼首向王化者吾聞夙沙之民自縛其君以歸
神農豳國之衆襁負其子而入豐鎬斯豈驅略

迫務之所致哉乃風化動其情而仁義感其衷歡心內發使之然也以此而推西南將萬里無外樵備將與誰守死乎

答許芝上代漢圖讖令

昔周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仲尼歎其至德公旦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終然復子明辟書美其人吾雖德不及二聖敢忘高山景行之義哉若夫唐堯舜禹之蹟皆以聖質茂德處之故能上和靈祇下寧萬姓流稱今日今吾德至薄也人至鄙也遭遇際會幸承先王餘業恩未被四海澤未及天下雖傾倉竭府以振魏國百姓猶寒者未盡煖饑者未盡飽夙夜憂懼

乖敵逞強庶欲保全髮齒長守今日以沒于地以全魏國下見先王以塞負荷之責望狹志局守此而已雖屢蒙祥瑞當之戰惶五色無主若芝之言豈所聞乎心慄手悼書不成字辭不宜日吾間作詩曰喪亂悠悠過紀白骨縱橫萬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將佐時整理復子明辟致仕庶欲守此辭以自終卒不虛言也宜宣示遠近使昭赤心

太史丞許芝上代漢圖讖附

易傳曰聖人受命而王黃龍以戊己日見七月四日戊寅黃龍見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又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又有積蟲大穴天子之宮厥咎然今蝗蟲見應之也又曰聖人以德親比天下仁恩洽普厥應麒麟以戊己日至厥應聖人受命又曰聖人清淨行中正賢人福至民從命厥應麒麟來春秋漢含孳曰漢以魏魏以徵春秋玉版讖曰代赤眉者魏公子春秋佐助期曰漢以許昌

失天下故白馬令李雲上事曰許昌氣見於當塗高當塗高者當昌於許當塗高者魏也象魏者兩觀闕是也當道而高大者魏魏當代漢今魏基昌於許漢徵絕於許乃今効見如李雲之言許昌相應也佐助期文曰漢以蒙孫亡説者以蒙孫漢二十四帝童蒙愚昏以弱亡或以雜文爲蒙其孫當失天下以爲漢帝非正嗣少時爲董侯名不正蒙亂之荒惑其子孫以弱亡孝經中黄讖曰日載東絕

火光不橫　聖聰明四百之外易姓而王天下歸功致太平居八甲共禮樂正萬民嘉樂家和雜此魏王之姓諱著見圖讖易運期讖曰言居東西有午兩日並光日居下其爲主反爲輔五八四十黃氣受真人出言午許字兩日昌字漢當以許亡魏當以許昌今際會之期在許是其大效也易運期又曰鬼在山禾女連王天下臣聞帝王者五行之精易姓之符代興之會以七百二十年爲一軌有德者

過之至於八百無德者不及至四百載是以
周家八百六十七年夏家四百數十年漢行
夏正訖今四百二十二歲又高祖受命數雖
起乙未然其兆徵始於獲麟獲麟以來七百
餘年天之歷數將以盡終帝王之興不常一
姓太微中黃帝坐常明而赤帝坐常不見以
爲黃家興而赤家衰凶亡之漸自是以來四
十餘年又熒惑失色不明十有餘年建安十
年彗星先除紫微二十三年復掃太微新天

子氣見東南以來二十三年白虹貫日月蝕
熒惑比年已亥壬子丙午日蝕皆水滅火之
象也殿下即位初踐阼德配天地行合神明
恩澤盈溢廣被四表格于上下是以黃龍數
見鳳皇仍翔麒麟皆臻白虎效仁前後獻見
於郊甸甘露醴泉奇獸神物衆瑞並出斯皆
帝王受命易姓之符也昔黃帝受命風后受
河圖舜禹有天下鳳皇翔洛出書湯之王白
鳥爲符文王爲西伯赤烏銜丹書武王伐殷

白魚丹雀高祖始起白蛇爲徵巨跡瑞應皆
爲聖人興觀漢前後之大災今茲之符瑞察
圖讖之期運揆河洛之所甄未若今大魏之
最美也夫得歲星者道始興昔武王伐殷歲
在鶉火有周之分野也高祖入秦五星聚東
井有漢之分野也今茲歲星在大梁有魏之
分野也而天之瑞應並集來臻四方歸附襁
負而至兆民欣戴咸樂嘉慶春秋大傳曰周
公何以不之魯蓋以爲雖有繼體守文之君

不害聖人受命而王周公反政尸子以為孤
子非之以為周公不聖不為兆民也京房作
易傳曰凡為王者惡者去之弱者奪之易姓
改代天命應常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伏惟殿
下體堯舜之盛明膺七百之禪代當湯武之
期運值天命之移受河洛所表圖讖所載昭
然明白天下學士所共見也臣職在史官考
符察徵圖讖效見際會之期謹以上聞

答辛毗等令

下四方以明孤欵心是也至於覽餘辭豈余所謂哉寧所堪哉諸卿指論未若孤自料之審也夫虛談謬稱鄙薄所弗當也且聞比來東征經郡縣歷屯田百姓面有饑色衣或短褐不完罪皆在孤是以上慙衆瑞下愧士民由斯言之德尚未堪偏王何言帝者也宜止息此議無重吾不德使逝之後不愧後之君子

侍中辛毗等上書論圖讖附

伏見太史丞許芝之上魏國受命之符令書懇切允執謙讓雖舜禹湯文義無以過然古先哲王所以受天命而不辭者誠急遵皇天之意副兆民之望弗得已也且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效之以爲天文因人而變至於河洛之書著於洪範則殷周效而用之矣斯言誠帝王之明符天道之大要也是以由德應錄者代興於

前失道數盡者迭廢於後傳讖著炳欲支天之所壞而說蔡畏霸氣之訛明神器之存亡非人力所能建也今漢室衰替帝綱墮墜天子之詔歇滅無聞皇天將捨舊而命新百姓既去漢而爲魏昭然著明是可知也先王撥亂平世將建洪基至於殿下以至德當歷數之運卽位以來天應人事粲然大備神靈圖籍兼仍往古休徵嘉兆跨越前代是芝之所取中黃運期姓諱之讖斯文乃著於前世與

漢盛見出是言之天命久矣非殿下所得而拒之也神明之意候望禋享兆民顒顒咸注嘉願惟陛下覽圖籍之明文急天下之公義輒宣令外內布告州郡使知符命著明而殿下謙虛之意

答司馬懿辭令

世之所不足者道義也所有餘者富貴也常人之性賤所不足貴所有餘故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孤雖寡德庶自免於常人之責夫石可破而不可奪堅丹可磨而不可奪赤丹石微物尚保斯質況吾託士人之末列曾受教於君子哉且於陵仲子以仁為富栢城子高以義為貴鮑焦感子貢之言棄其蔬而槁死薪者譏季札失辭皆委重而弗視吾獨何人昔周武大聖也使

叔旦盟膠鬲於四內使召公約微子於共頭故伯夷叔齊相與笑之曰昔神農氏之有天下不以人之壞自成不以人之卑自高以爲周之伐殷以恭也吾德非周武而義慙夷齊庶欲遠苟妄之失道立丹石之不奪邁於陵之所富蹈栢成之所貴執鮑焦之貞至遵薪者之清節故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吾之斯志豈可奪哉

司馬懿等上書論圖讖附

伏讀太史丞許芝上符命事臣等聞有唐世衰天命在虞虞氏世衰天命在夏然則天地之靈歷數之運去就之符惟德所在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今漢室衰自安和沖質以來國統屢絕桓靈荒淫祿去公室此乃天命去就非一朝一夕其所由來久矣殿下踐阼至德廣被格于上下天人感應符瑞並臻考之舊史未有若今日之盛夫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時

已至而猶謙讓者舜禹所不為也故生民蒙
救濟之惠群類受育長之施今八方顒顒大
小注望皇天乃眷神人同謀十分而九以委
質義過周文所謂過恭也臣妾上下伏所不
安

答劉廙劉曄等令

犁牛之駁似虎莠之幼似禾事有似是而非者今日是已覩斯言事良重吾不德于是尚書僕射宣告官寮咸使聞知

劉廙劉曄等上言圖讖附

臣伏讀左中郎將李伏上事考圖緯之言以效神明之應稽之古代未有不然者也故堯稱歷數在躬璇璣以明天道周武未戰而赤烏銜書漢祖未兆而神母告符孝宣仄微字

成本葉光武布衣名已勒讖是天之所命已著聖哲非有言語之聲芬芳之臭可得而知也徒縣象以示人徵物以效意耳自漢德之衰漸染數世桓靈之季皇極不建暨于大亂二十餘年天之不泯誕生明聖以濟其難是以符讖先著以彰至德殿下踐阼未朞而靈象變于上群瑞應于下四方不羈之民歸心向義唯懼在後雖典籍所傳未若今之盛也臣妾遠近莫不鳧藻

左中郎將李伏陳符瑞表附

昔先王初建魏國在境外者聞之未審皆以爲拜王武都李庶姜合羇旅漢中謂臣曰必爲魏公未便王也定天下者魏公子桓神之所命當合符讖以應天人之位臣以合辭語鎮南將軍張魯魯亦問合知書所出合曰孔子玉版也天子歷數雖百世可知是後月餘有亡人來寫得冊文卒如合辭合長於內學關右知名魯雖有懷國之心沈溺異道變化

不果稽合之言後審與臣議策質國人不協

或欲西通魯卽怒曰寧爲魏公奴不爲劉備

上客也言發惻痛誠有由然合先迎王師往

歲病亡於鄴自臣在朝每爲所親宣說此意

時未有宣弗敢顯言殿下卽位初年禎祥衆

瑞日月而至有命自天昭然著見然聖德洞

達符表豫明實乾坤挺慶爲國作孚臣每慶

賀欲言合驗事君盡禮人以爲諂況臣名行

穢賤入朝日淺言爲罪尤自抑而已今洪澤

被四表靈恩格天地海內翕習殊方歸服兆
應益集以揚休命始終允臧臣不勝喜躍謹
具表通

讓禪令

當奉還璽綬爲讓章吾豈奉此詔承此貺邪昔堯讓天下於許由子州支甫舜亦讓于善卷石户之農北人無擇或退而耕潁之陽或辭以幽憂之疾或遠入山林莫知其處或攜子入海終身不反或以爲辱自投深淵且顏歜懼太樸之不完守知足之明分王子搜樂丹穴之潛處被重而不出柳下惠不以三公之貴易其介曾參不以晉楚之富易其仁斯九士者咸高節而尚

義輕富而賤貴故書名千載于今稱焉求仁得仁仁豈在遠孤獨何爲不如哉義有蹈東海而逝不奉漢朝之詔也亟爲上章還璽綬宣之天下使咸聞焉

清苑侯劉若等上書勸進附

伏讀令書深執克讓聖意懇惻至誠外昭臣等有所不安何者石戶北人匹夫狂狷行不合義事不經見者是以史遷謂之不然誠非聖明所當希慕且有虞不逆放勛之禪夏啓

亦無辭位之語故傳曰舜陟帝位若固有之斯誠聖人知天命不可逆歷數弗可辭也伏惟陛下應乾符運至德發聞升昭于天是三靈降瑞人神以和休徵雜沓萬國響應雖欲勿用將焉避之而固執謙虛違天逆衆慕匹夫之微分苟上聖之所蹈違經讖之明文信百氏之穿鑿非所以奉答天命光慰衆望也臣等昧死以請輒整頓壇場至吉日受命如前奏分別寫令宣下

讓禪第二令

昔柏成子高辭夏禹而匿野顏闔辭魯幣而遠跡夫以王者之重諸侯之貴而二子忽之何則其節高也故烈士徇榮名義夫高貞介雖蔬食瓢飲樂在其中是以仲尼師王駘而子產嘉申徒今諸卿皆孤服肱腹心足以明孤而今咸若斯則諸卿遊于形骸之內而孤求爲形骸之外其不相知未足多怪亟爲上章還璽綬勿復紛紛也

輔國將軍等勸進附

臣聞符命不虛見衆心不可違故孔子曰周公其爲不聖乎以天下讓是天地日月輕去萬物也是以舜嚮天下不辭而受命今火德氣盡炎上數終帝遷明德祚隆大魏符瑞昭晳受命既固光天之下神人同應雖有虞儀鳳成周躍魚方今之事未足以諭而陛下違天命以飾小行逆人心以守私志上忤皇穹眷命之旨中志聖人達節之數下孤人臣翹

首之擧非所以揚聖道之高衢乘無窮之懿
勳也臣等聞事君有獻可替否之道奉上有
逆鱗固爭之義臣等敢以死請

讓禪第三 令

天下聖王之治也至德合乾坤惠澤均造化禮教優乎昆蟲仁恩洽乎草木日月所照戴天履地含氣有生之類靡不被服清風沐浴玄德是以金革不起苛慝不作風雨應節禎祥觸類而見今百姓寒者未煖饑者未飽鰥者未室寡者未嫁權備尚存未可舞以干戚方將整以齊斧戎役未息於外士民未安於內耳未聞康哉之歌目未覩擊壤之戲嬰兒未可託於高巢餘糧

未可以宿於田畝人事未備至於此也夜未曜景星治未通真人河未出良馬山未出象車蓂莢未植階庭萐莆未生庖廚王母未獻白環渠搜未見珍裘靈瑞未效又如彼也昔東戶季子容成大庭軒轅赫胥之君咸得以此就功勒名今諸卿獨不可少假孤精心竭慮以和天人以格至理使彼衆事備群瑞效然後安乃議此乎何遽相愧相迫之如是也速爲讓章上還璽綬無重吾不德也